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贅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為多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則有定分不可相歧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

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而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高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拇枝指非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贅疣非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為侈出乎外者內以為侈此自

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為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為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為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贅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為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為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為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為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

形而為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重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處齋曰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贅疣之為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稟乎自然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

正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為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闕之若仁

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決訖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喻以祛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即偽明真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為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為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壘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故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政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盲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樂距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樂距聘其音辯致其危駢者未嘗容思於樞机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

于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歧以短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為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辨非道也無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啟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

无結繩然者此揚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為五色所亂不知道在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為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曰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鮪仁其君之過也累无結繩危駢蔽蔽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

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為之累故合不為駢枝不為歧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為之患故藏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萬日以憂之是決駢駢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饜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為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為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為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為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橫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啟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

言數窮故楊墨為假絕情性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彼彼從已役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為駢枝不為跛相忘形骸也鶴脰不漸危脰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庸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揮德塞性使天下黃惑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為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勞跛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為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至正猶云自然而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為駢枝不為跛長不為有餘短不為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跛起也有所跛則不平貼自在矣危鶴

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各有分毫一毫不可強跛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為駢枝不為跛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詳經文索元當是累九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為跛當作跛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立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累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挽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